

白居易詩評述彙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編

文學研究所學術彙刊 第一輯

白居易詩評述彙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編

知識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白居易詩評述彙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2006. 7

(文學研究所學術叢刊. 第一輯)

ISBN 7-80198-095-6

I. 白... II. 中... III. 白居易(772 ~ 846)-唐詩-文學評論
IV. I 207. 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83205 號

內容簡介

本書廣泛地搜集了自中唐到清末有關白居易詩評論、敘述的資料,褒貶美刺、面面羅列,除詩文集、史籍而外,并採集詩話、隨筆、小說、年譜、日記等類記載,彙成一編。內容包括一百八十多家的評述,參考了二百多種書籍。在編者所寫的「卷頭語」中,對這些評述作了簡括的分析介紹。書前附有白氏墨蹟及明代石刻白氏肖像,末附白氏本人論詩的詩文及白樂天對日本文學之影響一文,可作研究中國文學史,研究白居易思想、生活及其作品的參考。

文學研究所學術叢刊 第一輯 Wenxueyanjiusuo Xueshuhuikan
白居易詩評述彙編

編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責任編輯:范紅延 馬岳

出版發行:知識產權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澱區馬甸南村1號

網址:<http://www.cnipr.com>

電話:010-82000860 轉 8128

印刷:北京中獻拓方電子制印有限公司

開本:850mm×1168mm 1/32

版次:2006年9月第1版

字數:251千字

ISBN 7-80198-095-6/I·004

郵編:100088

電子信箱:bod@cnipr.com

傳真:010-82000890

經銷:新華書店

印張:11.1875

印次: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價:1700.00圓(共30冊)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本社負責調換。

《文學研究所學術彙刊》出版前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成立五十多年來，涌現出一批學貫中西、博通古今的著名學者，也出版了諸多可以預期傳世的學術力著。二〇〇三年，我在為慶祝文學研究所成立五十週年而編選的《文學研究所學術文選》前言中對此有所描述。當然，那還只是一部五十年論文選集，而現在擺在讀者面前的這套《文學研究所學術彙刊》則是五十年的論著輯要。第一輯主要收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文學研究所同仁集體編著譯介的著作，凡九種三十冊，可與《文學研究所學術文選》相得益彰，從整體上展現文學研究所五十多年來學術研究的風貌。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風起雲湧，波及到學術界，就是各種形式的學術論爭此起彼伏。譬如一九五四年開始的關於《紅樓夢》和陶淵明的大討論，一九五五年開始的關於《琵琶記》、李煜及其詞的大討論，一九五八年關於“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的大討論，一九五九年關於蔡文姬和《胡笳十八拍》的論爭以及關於詩歌形式的大討論，一九六〇年前後展開的“關於文學上的共鳴問題和山水詩問題的討論”，以及關於題材問題的大討論等，都在共和國初期的學術探索中留下可資記憶的足跡。在這些學術論爭中，文學研究所始終扮演着極其重要的角色。為了更好地主導這些學術活動，當時的老所長何其芳同志曾提出在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十年內全所要完成七項任務，包括：研究我國當前文藝運動中

的問題，經常發表評論，並定期整理出一些資料；研究並編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數民族文學的多卷本中國文學史；編選出一些中國文學的選集和有關文學史的參考資料；在外國文學方面，研究各主要國家的文學，並將研究成果按照時代編出一些論文集，作為將來編寫外國文學史的準備；編訂漢譯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每部作品都冠以幫助一般讀者理解和欣賞的序文；研究文藝理論，並編寫出一部較為通俗、結合中國實際的文藝學著作；編訂漢譯外國文藝理論名著叢書，等等。上述諸多任務在當時文化思潮涌動中進展不一，其中，研究當前文藝運動中提出的理論問題，以及編纂包括少數民族文學在內的多卷本中國文學史又是全所致力於兩個重點攻關項目。這裏彙集的三十冊學術著作，就是圍繞着這兩項工作重心而編纂的學術成果。

《文藝理論譯叢》一九五七年創刊，前後出版六期，旨在有計劃、有重點地介紹外國的美學及文藝理論的古典著作，包括各時代、各流派的重要理論家和作家有關基本原理以至創作技巧的專著（摘要）和論文。一九六一年，更名為《古典文藝理論譯叢》。同年，又創辦了《現代文藝理論譯叢》。《古典文藝理論譯叢》至一九六五年共出版十一期。《現代文藝理論譯叢》主要刊載一些現代外國進步的文藝理論、文藝批評以及相關的材料。這三套叢書，格局宏大，介紹了諸多重要的古典、現代外國文藝理論特別是美學方面的文章，為新中國文藝理論界提供了豐富而難得的參考資源，成為公認的不可缺少的資料庫。

文學史研究方面，按照周揚同志和何其芳同志的指導思想，“研究所要大搞資料，文學所要有從古到今最完備的資料”。一九五八年就整理出版了《白居易詩評述彙編》（陳友琴編）、《吳敬梓集外詩》（范寧編）、《孔尚任詩》（汪蔚林輯）等三種“中國

文學資料叢刊”。此類資料，文學研究所分門別類地積累有數千冊之多。我們希望在今後編輯的《文學研究所學術叢刊》中逐步加以整理彙錄，嘉惠學林。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國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以及《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寫工作開始得到落實。這裏選輯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就是由余冠英、錢鍾書和范寧執行主編的重要著作，在學術界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我在《文學研究所學術文庫出版前言》中曾經說過，五十多年來，文學研究所歷屆研究人員秉承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重視基本理論的研究，強調文獻的收集考訂，追求融會貫通的境界。這個學術傳統所以能够保持并發揚光大，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應提及，那就是文學研究所具有的多學科交彙、老中青結合的集團優勢和潛心研究的學術氛圍。《文學研究所學術叢刊》第一輯的出版就是一個初步的展示。這項有意義的工作還會繼續做下去，不僅彙輯老一代學者的學術精品，對於那些活躍在當今學界的中青年學者的學術論著，也將擇要彙總，集成傳世。

學術研究永無止境，各項工作也未有盡期。起步伊始，難免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甚至錯漏。我們誠懇地希望能得到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所長

楊 義

“中國文學資料叢刊”編輯說明

一、這個叢刊的編輯目的，是企圖對文學研究者、文藝工作者、文學教育工作者和文學愛好者提供一些具有參考和研究價值的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資料。

二、這個叢刊所收的資料大都是經過整理和加工的，但是也有選擇地介紹一些有用而難得的原始資料。

三、這個叢刊所收的資料在形式上不拘一格，索引、年表、校勘、目錄、輯佚、彙編、圖譜以及專論性的撰述都兼容並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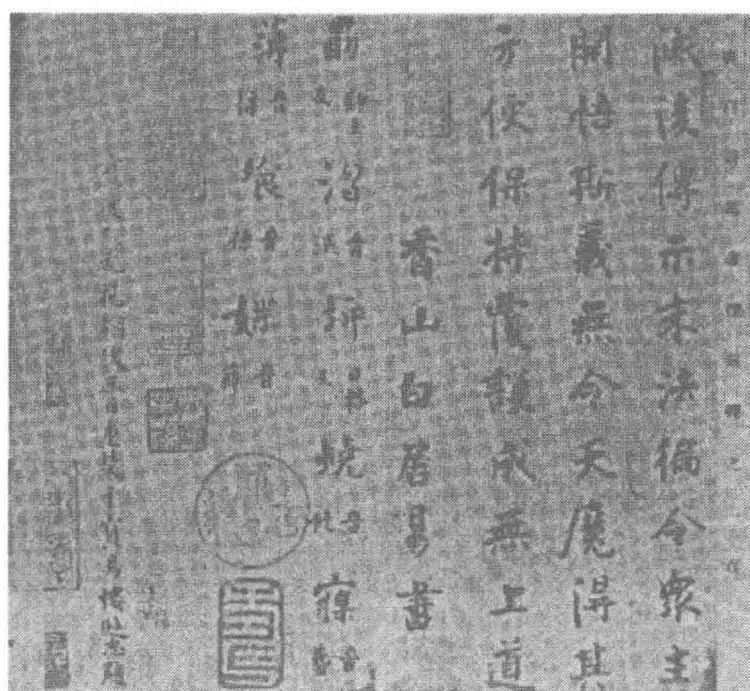
四、我們誠懇地歡迎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和意見，也歡迎提供和介紹適合這個叢刊的資料。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白居易像

明成化二十三年紹興郡齋聖賢圖石刻



白居易墨蹟

卷頭語

這是我近年來瀏覽有關白居易詩的評論和記述的資料，隨手抄摘出來的一本小冊子。

過去我讀大詩人陶潛、李白、杜甫等集子，看到所附錄的評語或其他的資料，都是寥寥幾頁，最多也不過幾十頁，搜集面並不廣。汪立名整理白香山詩長慶集和後集，把一些評語和帶有箋釋、闡發性質的資料，都附在有關的詩的後面，不另作彙評的工作（註一）。雖說汪立名所選釋和運用的資料，也頗為恰當，但他所接觸到的東西並不太多，而且在汪立名以後的許多清人評述，也有不少可採取的，爲了要把這個工作做得更廣泛而透徹一些，大有繼續搜集和整理的必要，這便是我輯錄這本小冊子主要的動機和理由。

這本書從中唐到清末大約有二百種的著作中，輯錄出九百多條，中間佔篇幅較多的，如宋計有功的“唐詩紀事”，洪邁的“容齋隨筆”，清查慎行的“十二家詩評”，趙翼的“甌北詩話”以及愛新覺羅弘曆（乾隆）的“唐宋詩醇”中關於白居易詩的評論和記述。其他書中抄出的，少則一條，最多也不過十幾條，把這些東西彙集在一起，以免讀者搜查和翻檢之勞，未始沒有一點用處。我們手此一編，可以從中看看白居易究竟在一千數百年以來得到多少人的肯定或否定，肯定他的有些什麼理由，否定他的又有些什麼理由。歷來的評論家對他的詩的看法，除掉籠統地“元輕、白俗”或“老嫗都解”這一類流傳最廣的說法而外，還有不少具體的意見，當然這些意見都是舊的觀點。但也還有可供參考的地方。至於其中有不少是錯誤的，甚至是非常荒

謬的東西，也可以作為批判的對象，不應全都摒棄。另外，關於討論個別詞句構造，和別的詩人作品作比較，以及方言、俚語、聲調、韻律等問題，即使所關很小，也一一收錄，可作理解和研究之助。

我們一面輯錄關於表揚他的積極性的東西，主要是談他的諷諭詩如“新樂府”、“秦中吟”之類的記載（註二）；一面也輯錄了許多人對於白居易學道、學佛等唯心主義消極因素的看法。因為要瞭解白居易整個的人，要研究白居易全部的詩，如果能夠掌握比較豐富的資料，把歷來許多評論家對於他的優點和缺點的認識和估計，盡可能地多知道一些，是有好處的。有人希望我只抄輯正確的和重要的資料，盡量拋棄不正確和不重要的。我認為既名資料就不能選擇過嚴，如果只談白氏諷諭詩有進步思想的一面，不談閒適、感傷等帶消極思想的一面，好像白居易生平不曾有過一點消極思想似的，那就未免太不切合實際了。

厚古薄今的人，替古人掩蓋瘡疤，一味粉飾，把大家認為好的人說成一切都好，本來是壞的地方也勉強說他不壞，甚至於有人說白居易已經衝破了本階級的限制、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了；白居易除了為人民的思想而外沒有別的思想了等等。這真是閉着眼睛說話。當然我們要強調白居易的正確、積極的一面，這是對的，但不能強調得太過分，以至於混淆是非，把“疤痕也當作笑靨”。白居易自己的作品以及後人評論或記載他的言行的資料，都可以反映實際的情況，我們不能沒有根據只是主觀主義地隨便亂說。

古人中也有許多因為自己思想上有所偏好、有所蔽塞，便對白居易有了非常錯誤的認識，如五代時馮贇的“雲仙雜記”、宋李昉“太平廣記”這一類的書，把白居易描繪成為仙風

道骨不食人間烟火的仙家。宋人晁迥所著“法藏碎金錄”這一類的書，又竭力鼓吹白居易的佛家思想，專從白氏談禪佞佛的作品着意推敲。至於“傳燈錄”和“高僧傳”強調白居易是佛門弟子，生出種種附會，那就更不用說了。當然他們不是毫無根據的，然而他們是別有用心地誇張和附會，這是很明顯的，我們必須從各方面加以研究，然後再作批判。

有一件公案，在不少資料中都再三提到過而且在對白居易的評價的問題上也頗有一定的重要性，那便是杜牧對白居易的批評問題。杜牧在他所寫的李戡墓誌銘的文章中，借李戡的話攻擊白居易道：“有元、白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又說：“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我們知道杜牧說這種話，是帶有個人意氣的。原來杜牧和張祜的私交很好，他十分不滿意于元、白對張祜的壓抑，在他的詩文中時常流露出這種感情，如“登池州九峯樓寄張祜”有云：“……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都是同情張祜遷怒元、白的話。當元稹執掌政權的時候，曾說“祜、雕虫小巧，壯夫不為，或獎激之，恐變陛下名教”等話，張祜因此便不得進用。白居易又特別賞識徐凝而輕視張祜，這在皮日休“論白居易荐徐凝、屈張祜”一文中說得很明白，他認為杜牧“為祜恨白，理亦有之”。范攄“雲溪友議”中對此事也有詳細的記載。我們看杜牧“纖艷不逞”、“淫言媒語”等說法，是和元稹“雕虫小巧，壯夫不為”的話針鋒相對的。

一個挾有私人意氣的人說話每每不能客觀，杜牧說白居易“淫言媒語”，其實白居易的作品中涉及女人的雖然不少，但不

一定就是“淫言媒語”當然“淫言媒語”的解釋各有不同，有頭巾氣的人只要一談到女人，就是“淫言媒語”。另外的一種解釋就是色情文學。這裏面是大有區別的。杜牧用封建道德的眼光去衡量，他把白居易寫的關於歌妓方面的東西都當作“淫言媒語”，那杜牧自己的“淫言媒語”就更多了，為什麼丈八燈台只照別人不照自己呢？並且他說元、白能使“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又說：“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這正說明元、白的詩有吸引人的魅力，能得到所謂“莊士雅人”之外的廣大讀者的擁護而且非常熱愛，這有什麼不好！後人對於杜牧這種不合理的攻擊，大都代抱不平，葉夢得在“避暑錄話”，賀貽孫在“詩筏”，尤侗在“艮齋雜說”中都曾一一嚴加駁斥。早在唐末，黃滔就對這件事表示過意見了，“黃御史集”“答陳礪溪論詩書”中有幾句道：

……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華嶽干天。然自李飛編者按即李戡數賢，多以粉黛為樂天之罪。殊不謂三百篇多乎女子，蓋在所指說如何耳。

這是比較公平合理的話。“蓋在所指說如何耳”是說要注意作者對於他所描寫的題材有着怎樣的看法。如果照杜牧的說法，三百篇就不曾刪去鄭、衛的靡靡之音，也可以說是有些“淫言媒語”，這些詩也應該在刪去之列了。

這些關於評述方面的資料，有荒謬的，也有合理的，我們要把它搜集起來，然後再作進一步的研究，才不至於無的放矢，遊談無根。上面所談的，僅僅是舉出其中的一個具體例子略為說明而已。

整個否定白居易詩的價值的，有明人王世貞、王世懋和清初王夫之等。王世貞說白居易有“極其冗易可厭者”，“詩道未成，慎勿輕看，最能易人心手”藝苑卮言。王世懋說：“生平閉口

搖手，不道長慶集”藝圃擷餘。王夫之說：“一失而爲白樂天，本無浩渺之才，如決池水，旋踵而涸。”“迨元、白起而後將身化作妖冶女子，備述衾裯中醜態。牧之惡其蠱人心，敗風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薑齋詩話。這些人的議論，都有一偏之見，或從自己所愛好的一種藝術標準着眼，而且眼光狹窄，不容異己；或則單憑自己一個頑固的封建頭腦，任意抹殺別人的優點，誇張別人的缺點。尤其是王夫之引用杜牧的話攻擊白居易，很難令人同意。而且所謂“備述衾裯中醜態”，王夫之又不曾舉出例證來，到底哪些是備述衾裯中醜態的代表作呢？有人認爲王夫之所指的只是“長恨歌”以及“和夢遊春一百韻”那一類的詩而言，如果真是的，那便是冬烘先生的見解了。

三王之外，還有一王，也是菲薄白居易的，那就是所謂神韻派的領袖王士禛，他對白居易的評價也很低。他在“蠶尾文”中說：“樂天詩可選者少，不可選者多，存其可者亦難。”這種話對白居易詩說起來也是很不公平的。後來反駁他的人也很多，主要的有翁方綱的“石洲詩話”等。翁方綱最不滿意王士禛“論詩絕句”中所說的：“廣大居然太傅宜，沙中金屑苦難披。詩名流播雞林遠，獨愧文章替左司。”在“石洲詩話”中辯駁道：“……白詩所云敢有文章替左司者，是因守蘇州而云爾，豈其關涉詩品耶？白公之爲廣大教化主，實其詩合賦、比、興之全體，合風、雅、頌之諸體，他家所不能奄有也。若以漁洋論詩之例例之，則所謂廣大教化主者，直是粗細雅俗之不擇，泥沙瓦礫之不揀耳。依此以披沙得金，則何金屑之有哉！竟皆目爲沙焉而已。未知先生意中所謂金屑者，何等金、何等屑也？……”

王士禛認爲白居易的詩粗俗膚淺，沙中淘不出金屑來，這是

由於王士禛對於整個詩的看法上有問題。他強調“神韻”，宗法王（維）、孟（浩然），以為白居易不講究格調聲音，更談不上神韻，藝術價值不高。其實白氏的詩，在人民的眼中，金屑是很多的，不但崑田、麗水都有金，即一切恆河沙皆得化為金，看你用什麼角度去看。王士禛所喜歡的東西，不一定就是人民所喜歡的東西；反之，王士禛所不喜歡的東西，也許正是人民所喜歡的東西。翁方綱說白詩：“合賦、比、興之全體，合風、雅、頌之諸體”，正是一語道着，“廣大教化主”的稱呼，自唐末張為寫“詩人主客圖”以來，已經得到很多人的公認。只有少數特殊的人物有異議，我看問題是不大的。

以上所學的某些人對白居易的批評，有的是從內容上來否定白居易，也有的是從藝術的角度來否定白居易。總之，照他們說來，白居易的詩早就應該被淘汰了，然而白居易作品的光輝照耀到今天，而且越照越亮，越照越遠，他的聲譽遠遠超過了批評他和藐視他的人。

這其中的道理是值得我們仔細想想的。

總而言之，不論過去和現在，往往有不少人對具體作家和作品進行批評時，不能全面看問題，攻其一點，盡量擴大，不及其餘，肯定白居易的人如此，否定白居易的人也如此。這難道是科學的研究態度嗎？

真正的科學研究態度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學習毛澤東的思想，掌握新觀點，這是頭等重要的課題。毛澤東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教導我們：“要像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佔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足見詳細地佔有材料也是科學研究中一項必要的工作。當然“佔有材料”，只是初步工作，“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是更

重要的，但初步工作也必須好好地做，這是無可懷疑的。

我們對於某一個詩人進行研究，如果只讀他的作品，在他作品本身的範圍之外，知道得很少，恐怕很難全面看問題。過去我們有一句話：“讀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一經。”雖然太陳舊了，也還有它一定的道理，值得我們注意。

這本小冊子的編輯方法，起初是採用分類性質，如談諷諭詩的歸一類，談閒適詩的歸一類；分篇的是一類，析句的又是一類。至於就某一具體作品來說，如關於“長恨歌”的歸一類，關於“琵琶行”的又歸一類，這樣分類的好處，對於讀者比較方便，易於檢查。但是編輯起來，存在着困難，有許多資料實在難於歸類，或者歸類歸得太細了，便不免支離破碎，也同樣的難找綫索。有不少同志給我提意見，說還是按時代先後排列，比較妥當。結果採取了這個意見，重新折散改編。可是在改編過程中，發現用作者的時代先後次序來排列，也有困難。有些不著名的作者的時代，難以查考。好在這個小冊子在時代前後排列方面並不是頂重要的事，暫時只要求大致不差，以後如發現不妥當的地方，當陸續訂正。

此外，編者在讀書時，偶有所見，隨即在某一條後面，寫一點按語。這些按語，多半也是資料性質的東西。由於編者水平所限，一定也有不少錯誤或者至少是不恰當的地方，希望專家和讀者們發現後，隨時予以指正。

又歷來各種記載，常因互相轉述，以至有不少重複的。編者雖極力避免重複，但複見的地方仍然難免。有時在某種書中應該摘錄的沒有摘錄，常常因為和別的书互見的缘故。請讀者不要因為看見某書缺少某某條立即以疏漏見責。當然疏漏還是很

多的，必要的補充，須有彙編之二、之三，本書的彙編二字，其實只是初次嘗試着彙集的意思。以後在之二、之三中，還準備收集現代人評述的文章，但這只能是下一步的工作了。

“附錄一”是關於白居易本人對於詩的一些看法，免得讀者去翻查原集，因為這一類有關的東西分散在原集中，不大容易一查就得。附錄在這裏，對於讀者是比較方便的。

“附錄二”是根據日本人水野平次所著“白樂天和日本文學”一書的第九章節譯而成的。日本出版關於白居易的專書很多，這一篇主要是介紹白居易對日本文學的影響，譯者是北大日語系的劉振瀛先生。我根據劉譯又重新改寫了一下，成為現在的附錄，如果有錯誤，當然還應該由我負責。

這本小冊子的出版，得到本所不少同志的幫助，有的替我指出線索去找書，有的替我抄寫和校對，尤其是圖書室的工作同志，不厭其煩地替我找書。沒有他們的幫助，這本小冊子是無法編得起來的，應該在這裏表示深深地感謝。

〔注一〕汪立名所編白集中帶有箋釋、闡發等性質的資料，本來也應該收集在這個小冊子裏，但因為汪編白香山長慶集和後集，刊本很多，容易購得，所以在這裏一概從略。但在編者按語中爲了說明問題有時也採用幾條。又汪編白香山年譜和陳振孫白文公年譜（舊譜），本來也可以作為附錄，但因篇幅較長，而且讀汪編白香山集的一定會讀到它，在這裏也一概從略。

〔注二〕白居易的諷諭詩，尤其是“新樂府”，後人擬作非常之多，甚至封建帝王也在表示關心民生疾苦，摹聲擬態地向白居易學樣。但是沒有一個人能趕上白居易的成就。這一類的作品雖說都和白居易詩有關，因為價值不高，在本書中概不收錄。